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王
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
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聲動
天地趙人以深壁二（臧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
梁之龍驤神捷精銳於始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被
地王景仁韓勍李苗崔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
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
二萬級李嗣源等追躡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
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
歸本道晉王收兵至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
深壁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

中存者環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
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
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孝業李
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
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
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
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
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屢申以尸部尚書
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令杜廷隱將兵千人備之
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
王觀河於黎陽津兵萬餘將濟

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枚夏津
唐攻澶州拔東武城引兵圍冠城冠城降攻澶州
走帝新之德威進攻黎陽拔之張可臻棄城
新鄉共城庚午帝自將親軍屯胡桃埡以備之
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師厚
至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正兵直德明本姓張
名文禮晉無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留魏州趙
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白馬是遣其養
將兵二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

在邢州甚懼會昌公薨以梁寇爲憂會王子承天軍晉王謂銘父友也
事之甚謹銘以梁寇爲憂會王曰朱溫之惡極矣
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倾軼僕自
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銘捧卮爲壽謂晉王爲
四十六昌乃銘幼子昭諫海從行晉王斷衿爲誓妻
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
入寇自鄴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庚子
帝發洛陽田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
陘帝懲太原之事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
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申朔夜帝發相
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
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晉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
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
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灾害未弭鄉冀
欲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樂影響多臨然勞
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惟既而晉趙兵
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諱誅戮無常
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
未至還騎趨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
夫張衍兵部郎中張隱聞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行宗
讓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

下卯至襄嘉帝追思李恩安公歲供饋有譖於拊
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謇安此
兒恩妄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縣死明
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
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虞寨彊
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
袁象先圍滑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
寅帝至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高
聲觀津家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遽不知是帝
遽前逼之或告曰是貝兵大至矣帝無行幄亟引
趣棗彊與楊師厚李周合圍趙州入也棗彊城小而
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數日不下
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請出降
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膏
命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
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乞周
舜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
某既歸命願得一劒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舜
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舜首踣地左
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
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
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惠兵少

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脅縣存審謂史建瑭虎翼副將李嗣肱曰吾士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脅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脅縣必西侵深蕞憲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柅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皐城自將一隊深入出其後嗣肱遇梁軍之樵蘇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實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幽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兵十萬於下博橋營柏鄉

秋七月帝引楊師厚兵自黃就賀德倫共攻之始至縣西未及置營會日暮德倫門軍旗幟服色與稚無異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俱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憧惶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蕞冀州脅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輜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還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憤憒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

黎陽以疾淹留丁丑至滑州　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
年不意大原餘孽敢爾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嗚
咽絕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弒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
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于大梁
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鄆王賜詔

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初師厚疽發于背
州刺史劉守奇將十餘騎徐突魏博牙城出降
大掠趙境師厚自柏鄉入攻十門趙川守奇自
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虜八師厚至鎮州營於
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卒于九門退軍下博守
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執守將李存審史建
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晉德威德威喜騎將
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援深軍師厚守奇自弓
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張
厚表從萬進鎮青州以守
四年
晉王既克幽　州謀入寇　克幽州事見晉王威德

秋七月會趙王倫及周馥
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
水之東晉軍至張公橋遇
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
自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
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
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
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寵
中受賀狙虐使趙巖梁
虐腹心之毒二百餘年人
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
彊之故也羅紹威賜師
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
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
將曹進金來拜晉軍退
還晉陽

不乘此時爲之計所
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
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
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
鈞爲昭德節度使仍分相
州鈞海州人也二人既赴
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
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
姻盤結不願分徙德倫屢
營聚哭已而劉鄩屯南樂
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
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
至波亭魏兵相與謀曰

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
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
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
而走詰旦亂兵入子城殺
劉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
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
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
手南向詐朝廷謂德倫同
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

東使之殘破耳吾六州
門一日骨肉流離生不
與金波亭主亮豈斬關
劉德倫之親兵五百人
彦者自卽其黨拔
彦以刺史彦請復相
言張彦易與但遣劉郭加兵立當擒送首帝由是不
詔曰天子愚主聽人穿鼻
能獨立宜救於晉

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饒陽清五月存
審至臨清劉郭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
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
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
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彦凶狡之狀
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三默然頲貝州人也晉
王進屯永濟張彦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
衛詣永濟謁見王致盛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
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
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

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五品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讓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鄆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王檀

揚劉爲鄆聲援會存審病卒以汴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朝賀德倫加將吏請平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卽請王森領六州

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晉邑追故親書師徒遠來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兎窟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謀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貽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莅曰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彊取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晏

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入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王旬數閒暫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鄙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邁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嗣源爲澶州

晉王遣董乂魏縣因帥白鼓騎循河而上覘劉鄩會大雨晝夜兼行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皆降鄩軍大潰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暮存餐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我屢入賊陣地皆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謂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善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旦吾

鄴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
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
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鄴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
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
道險壹泥深尺餘士卒接膝暮而進比旦履疾足脛
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信道先入晉
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鄴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
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憚將潰鄴諭之曰今去家千
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
何之惟力戰冀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
而止周德威與鄴西上自幽州引午騎救晉陽至

土門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拔之執李巖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滑
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 晉王
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二千每
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輒其城以安耕耘存審
乃發入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
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
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停獲而還
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
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
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淄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
移臨清斷其饋餉兩軍相守如神臣今

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
習騎射誠爲勁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
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
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
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
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
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
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
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
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治況

之〻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鄴將萬餘人薄鄄
定營呂鎮定人驚擾晉以騎兵二千橫擊之
子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鄴大敗棄還晉人逐之
入寨下俘斬千計
晉日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尝五
人
十一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鄴戰鄴閉壁不出晉王乃
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
鄴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
軍勉之鄴令澶州刺史
在裸存二艘繫茲一旦生
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
中選壯士五百潛出輸
詔且鄴自萃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圍存
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本
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
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
十騎突圍走梁步卒
王為方陣於西北存審
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
晉木木枝為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鄴收散卒
目黎陽度河保滑州匡
鎮西兵襲晉陽帝從之
中陝同華諸鎮兵合

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由無
備發諸司工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晉陽
公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浪居太原往見
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儻等
之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
與之金全師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
西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
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
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
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
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
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
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實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
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貝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
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
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
召劉鄩鄩不至已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將兵
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絽
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晉王還魏州　丄憂
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按洛州以魏州都巡檢
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
不應召由是將卒片搖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

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　自救之溫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

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鎬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校又遣張溫帥援兵去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爲義武節度使鎮定州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鎮滄州以安重誨爲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盡力盡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閻寧白有欲降諜於其衆衆心動搖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攻益急城中食盡啗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爲梁守　晉王以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

瑾等將兵趣宋虔與晉昌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遣
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
吳引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滎陽劉郭拒之數
日不克而去 劉郭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
守責之九月落郭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
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玄宮積金穀收市
兵馬繕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憚城肅清饋餉不
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
冰不得度今永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

二月戊辰晉王敗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
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
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
步卒斬其鹿角負畚填塞塹四面進攻拔
之獲其守將宴犒之先是租庸使户部尚書判
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
異藩侯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
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
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募虛名而受實弊也且
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輕動侯北方既平報本
未晚帝不聽己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

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
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潸泣帝惶駭失圖遂
祀舜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
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
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
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
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
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
楊劉身負柬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
文寧安自若使賢環圍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
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眞未艾
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之才乞效邊垂
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敢卒多聚於鄆山谷
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
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鬬意但
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

涉諸軍隨之寒田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絶
及膝臣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玄章帥裘
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
流鼓譟復進玄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
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玄章僅
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滑河四寨　秋七月晉
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
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
直遣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朔新武等州
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
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晉王自魏州如韓劉
[illegible]兵略鄆濮而還遣使催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瓌
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
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
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
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柰何自輕如
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
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
李存審和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
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
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言
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言

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發隄伏兵殺
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堅
得出會孝在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
爲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
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一
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符存審善將步兵新陳使
適置柵於其上環疑旗幟通謀環屢欲戰晉
旗章善將騎兵環惡其苗裔名一日環與旗章
旗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擐
冠履吾門而逼逼不戰可乎旗章曰彊寇憑恩氣利
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
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環益疑之密譖之
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
士伏甲殺旗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
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驍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
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
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旗章死喜曰彼新
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環殘虐失士卒心我若
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
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
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

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乘之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智環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糧爨未具乘其疲之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德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環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欵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勢縱收餘衆北歸可明也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

昭曰賊無營壘以精騎擾之使不得

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欵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貫鄉令胸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胸裝証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元輔為嗣

州刺史李嗣源與李繼
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
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
王進攻澶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
於澶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度河安之嗣源
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
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
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
至大梁閒次舍者京城
幹洛陽遇夜而止敗
各歸鄉里門餘僅能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
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
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
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應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
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
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
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
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賀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西城
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
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環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艦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環悉衆而來冀此一舉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巽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環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環退屯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爲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

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振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渭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蒂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大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奚馬使劉[illegible]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

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

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發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効死誰則

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王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乞酋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書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六月帝以秦寧節度使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河中兵每戰必窮近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壘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河中事梁人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攻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誓矣今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

進逼劉鄩營呂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
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
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
遣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
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
兵進攻崇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昊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
五日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遣先王書勸
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二十五日天下幸
在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且不敢
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

忠孝立功帝室書死不爲
社稷恐懼勿効此書所爲
取聞迄因泣數而將佐及
司市玉造法物責集之破
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
勞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
佐皆鼓舞稱賀張承業在
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
餘年爲王揖拾財賦召補
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
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

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
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
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愈付之愈
堅以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
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豪傑何願柰豪傑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
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月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
族獨置真定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鎮託于梁三
月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戰勝之固求節鉞
晉王欲討之僚佐欲爲吾方與梁爭不可
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命
授文禮成德留後初劉仁恭父子既亡
受詔討友謙也至唐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
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自始段凝素怠墜
語之於帝曰鄆逼過養寇便俟援兵帝信之鄆既
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命留守
張宰與畋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既許
落鎖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
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解即
拜詔之拜畢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聖曰又
歐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

晉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
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告曰王氏為亂兵所窘公主無恙今
冊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為亂兵所窘公主無恙今
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
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
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
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
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
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
止晉人憂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
比遣使歸之文禮愧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
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
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齎
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拾之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
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
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
吾以兵糧助汝習　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
哭曰故使授習等劒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
來冤憤無訴欲引劒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
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覇府之
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
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命

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塘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

遠楊村士衆亦潰晉兵追北至陽水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馬步副總管高平章事

審李嗣源守德勝南城閻寶攻之不克處瑾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遂分軍屯澶州戴思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

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壘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大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圖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絶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伏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擁寶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

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令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處瑾五人匿於牆塹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簇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真定人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城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　閻寶憤憒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

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潞旱東垣渡夾呼沱水爲
豐　晉衛州刺史李存儁卒姓楊名婆兒以能優
得幸於晉王頗有贍力亟旱賜姓名以爲刺史專
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毀凝
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罡遠又與凝攻陷洪昌共
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
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郎爲衛州刺史
郎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副處
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士千人奄至東垣渡晉
之騎兵亦詣鎮州城下而不相遇鎮定又存進營
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闘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
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陷戰沒晉王以蕃
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
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
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繒以納晉兵比
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濬李者兼俊
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于市趙王
成寺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
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鳥震爲趙州刺史趙
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
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

薨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
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
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兵不可分
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
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
城之南夏四月己丑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
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
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眞定府建北都時
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時契丹屢入寇
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河所取潞州

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慮之會鄆州將
盧順密來降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中栁村
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琮率顯守鄆州
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漆(嚴)順皆失
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縣懸重遠龍驤萬一
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
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吾不方若得東
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曰胡柳有度
河之憾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
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
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

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衍
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賚我也彼必無備夜
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
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
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等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
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協判官趙鳳送興唐帝
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爲天平
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等於
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仍遣使詰讓北
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
以繩內靴中入見梁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
不肖所言無不用今敵勢如此而陛下專
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
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
王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
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
候朱守殷守德勝戍之曰王鐵槍勇決素憤激之
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
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
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渭村夜
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於輜車以精兵數千循河南
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

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瑾不為備舟中兵舉烽燒
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
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二日矣守
瑾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德勝
寨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
旻賫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瑾德勝
北城撤屋材為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
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小撤
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冬合并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
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合并行一岸并遇灣曲輒於中
貫比及楊劉殆亡二卒之半已巳王彥章段凝以

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
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
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
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曰行百里以赴之
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攻
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壅壘重複嚴不可入帝
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
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
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
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
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曰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

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竄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黑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亦仗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壬辰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自心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楊路時牐竟不能畢城猶畢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乃

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北梁軍梁人斷維欲艦帝攘袂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殫復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橋其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回數彥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橋其并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機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鄆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

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
矢石溺水竭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鋪蓐動
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二日矣
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
功還當盡誅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
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
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
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
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
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
且又戈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

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
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
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
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專賂趙
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
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亦
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元奭言於梁主曰陛下
副元帥雖衰朽猶能彎弓上馬段凝臨陣進
功名未能服人安議論哉貽國家深憂敵將曰
將帥繫國安危今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

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慕自
高陵津濟河剽掠譙縣至于頓丘梁主又命
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步卒六萬人屯鄆之境
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北趨朝
城戊戌屯于延老帥白餘騎來犇帝解所御錦袍玉
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節博州刺史帝
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主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兇
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兇
承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
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
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久來專率斂行伍
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
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
童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開趣太原霍彥威
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鎮定王彥章張漢傑
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矣以
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
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
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
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獲糧數百萬柏鄉
副使孔謙慕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舍石廩

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侯景祐永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以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侯財力稍充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攖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業無

歡難盡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屢如此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發以精兵授段凝攻我鄆州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救不能救則鄆必下鄆既下則梁兵進逼鄆州其意豈有效人動搖發生求內耳既非將材不能歸機決策無足可畏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銳與陛下會戰決勝負於一舉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卿空虛必望風自潰有何憂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諫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

曰此正合聯志文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命將士悉遣甘泉家歸興唐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置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舉若其不濟當聚五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

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逐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今日服未又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何足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

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巍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鄴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鄴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唯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方諸鎮兵皆在陛下所徐圖之城耳威臨之無不下也

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乘勝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知之亦未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爲吾已濟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大衆至近前無山險亦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安肯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之乘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王

非材亦未肯遽退爾倒戈於
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
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彦章
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
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
忌矣卿勿以爲懽將若之
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
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
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
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
不聽從欲請陛下出討
陛下計者臣愿先助
駈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
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
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
陜州節度使邵王友謙全
多向之或言其誘致
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
兄弟乘危謀亂并皇
之梁主登建國樓面
蠟詔促段凝軍既辭

梁主安在誰能爲陛下計者臣愿先助
梁主不聽
馳働哭梁主遣張漢倫
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
數千梁主謂劉之曰戰
騙南人乘城爲備初梁
主友雍建王友徽益
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
匿或請幸洛陽收集

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數
重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
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
凝聞彥章軍敗真謄已破
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
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
梁主曰夜漏垂不知所
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
曹州擘埃派天趙巖巖謂
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
曰凝本非將材官田幸
制勝轉敗爲功難矣皇
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
七樓誰心可保梁主乃
自懷傳國寶許降以紓
愛實但如卿此策竟可
從者曰吾降温許州厚
不負我遂害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出錦
理難降昔不可侯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
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劒死厚重則可矣不敢奉
此語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刎梁主持之曰
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温恭儉
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權臣張漢傑趙張使擅威福賺毒敬孚
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入汴梁皇甫麟
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汴梁皇甫麟
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
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
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五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

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誅梁主頊之或以其言聞
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
曰吾二人爲梁宰相晝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暮
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昌崇政李
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
君爲仇讎今國亡
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
朝堂宣敕赦之趙嵓
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
王贇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溶其首函之藏於太
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據汴州請降凝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
爲州刺史封丘亦解甲
待罪帝勞賜之
卿間視梁自待無愧色
面快其心丙戌詔貶梁
爲萊州司戶蕭頃爲
均州司馬任異爲房州
司馬崇政學士劉光
司戶御史中丞王權
仕梁貴顯故也
龜之從子顗高年人翹

之孫懌京北人權傾國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梁要人趙巖趙鵠張漢倫張漢傑張漢弼朱珪等竊弄威福殘毒生不可不誅詔歙考公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安巴貢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箭上自鏤姓名射帝中焉帝於箭上自鏤姓名射帝中焉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宣慶軍尚在魏命檀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私[illegible]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政更將校官吏先犒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辰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處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

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大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下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帝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新除官恐眞僞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迁都洛陽從之　己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爲成德軍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　國節度使温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耻温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温相將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沛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事京爲宣府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甲子帝發

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蜀太子元膺假喙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諫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吾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樞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

襄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佶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鲁等使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佶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太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舜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已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爲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

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臣王宗侃等詭云受客占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

甲午立宗衍爲太子

四年春正月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至境上而別　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爲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傳素能爲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儇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瞶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為馬部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

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冀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內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

創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客悉遵舊制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曰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

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蜀唐文裔既冤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玢為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　秋七月壬申朝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為臨洮王宗播為鉅鹿王宗瑤為臨淄王宗儔為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琅邪郡王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

政事內外選除皆出於王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天下少昏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烈保宋承溫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一騎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庠其舍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五年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
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
仗內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孕
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
教令責刺史令録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
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歸
咸都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
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恥蜀主乞
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責之以營屋第蜀主許之識
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
珠帽執弓矢而行雜令段融
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
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
還安遠　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
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
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
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
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
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
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

及韋妃入宮尤見踈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仕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爲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一巾外人不知孟昶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孟昶皇后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圖爾所敗則更以新白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照岸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遙騰以至達旦以爲常

一年春二月蜀主好爲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恐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夏四月

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押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寵祿無敢規正澡　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諍者無使

謗國嘉州司馬劉蓉深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
諷賢良方正蕭禹鄉光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
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
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
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詼笑而罷
冬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
災蜀主詔於玉扃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
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
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辛於道
三年春三月己亥朝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
酣宮人皆脫露髮唯譚自恣知制誥京兆
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蜀
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
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
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
家之志宜選將練兵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
待之蜀王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
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
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
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
以聞帝怒曰王衍豈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

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
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宦
豎賢愚易位刑賞紊亂
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百
深以爲然　秋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
王宗鍔爲招討馬步都
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謂爲昭武節度使成利州以
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彦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
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
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
疊懷而起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
儔教我殺爾輩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
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
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軍驍勇者萬一千人
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
於它軍以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
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
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主遣
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彦
稠東還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
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

等三十七軍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
鶱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
承勲等七軍還成都　初唐偉昭之世宦官雖盛
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
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
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
魯國公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
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内外馬步
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
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六妃遊青城山歷文人觀上
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
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
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
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絶倫
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嗣丹方熾總管不
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
為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
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
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
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

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
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
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
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
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
廂馬步都虞候容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
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都統置
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
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
尚書任圖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罷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
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
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
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
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
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
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
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
癘萬衆困於牛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父為仇讎
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
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關秦皇東狩鑾駕不還

煬帝南巡龍舟不返羣盜都彊盛雄視鄰邦邊亭無
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
昔李斯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
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牧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
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
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
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
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
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狥由是軍中
無敢顧望者乂劍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
[illegible]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
西上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
方欲[illegible]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
出降城使周彥禮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
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
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徹
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鄭業聞入
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
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回其糧諸將
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
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

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埶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宗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稍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諸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灝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蜀皆怨憤曰龍武軍[illegible]

[illegible]使王宗弼宗能御[illegible]琛等過長寧[illegible]

借於它軍它軍安能御[illegible]琛等過長寧[illegible]
都指揮使程奉璠將所[illegible]百來降且請先[illegible]
橋棧以俟唐軍由是[illegible]軍行千餘里阻之虞辛巳興州
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
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
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斬首
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
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
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
弼將太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
琛晝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遣郭崇

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已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劒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逢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巂五州階州刺史王崇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劒門邪然公受國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然重霸降羌人曾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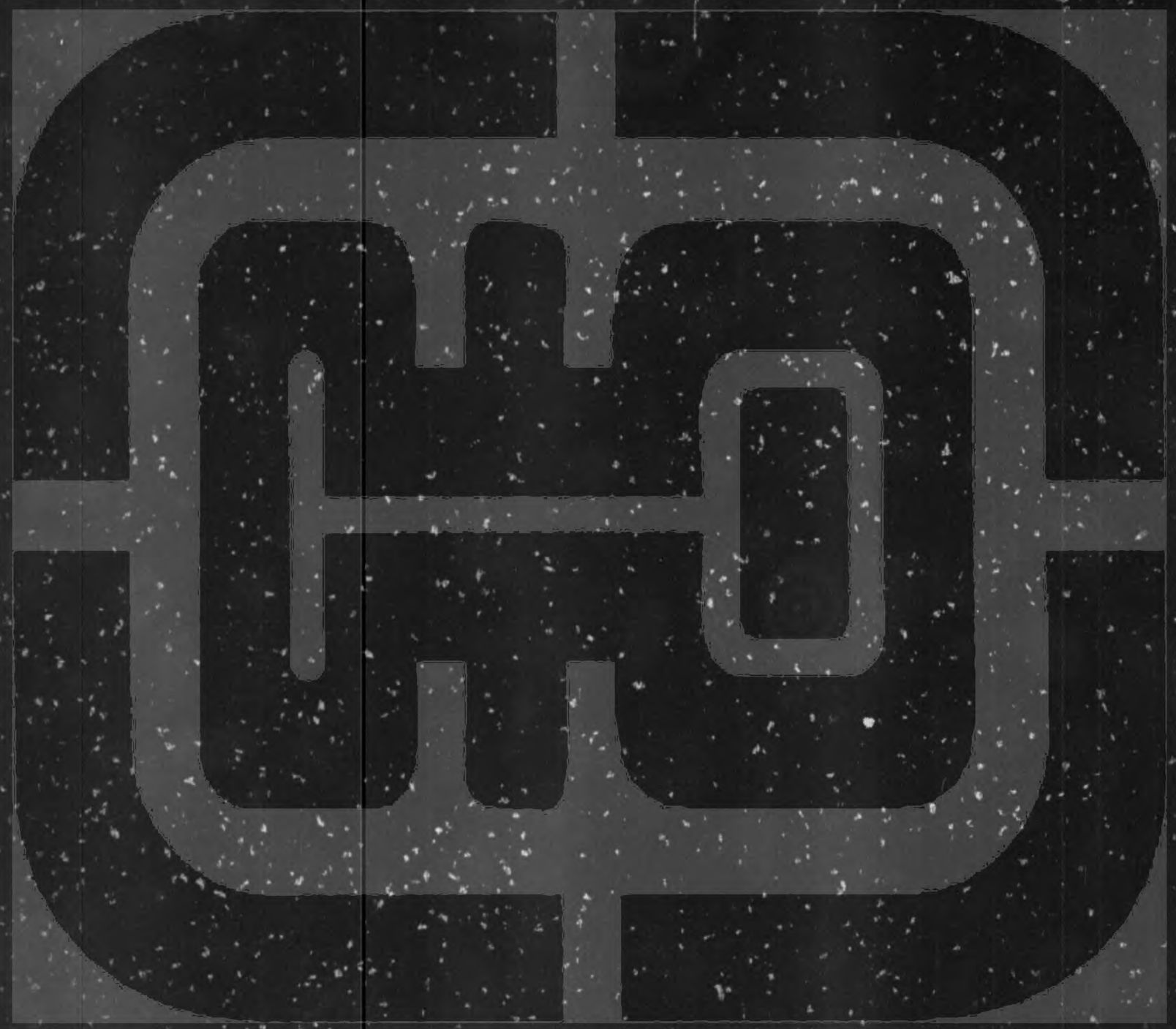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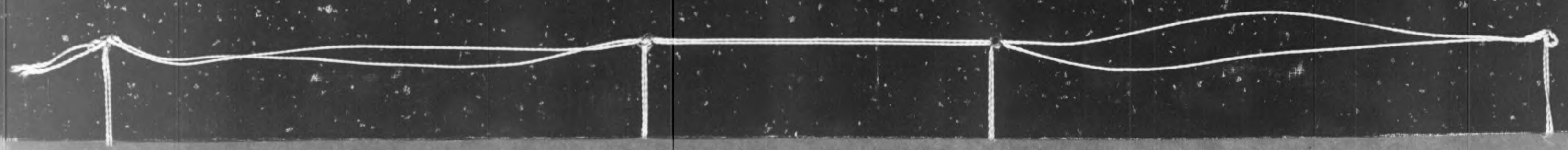
重霸引龍武軍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

及後宮迎于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田鶻隊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祜栢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犇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置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肇杖劒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舍庫居民已爲蜀亡所燔又斷綿江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不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今冬明淡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王書遺李嚴嚴即降或謂嚴曰公首違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

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事參爲託宗彌猶乘
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已而魏王繼岌至綿
州蜀士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王錯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
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臣曰君臣父欲歸命
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意微服使李周賂歐陽
晃燮武蜀主皆斬之乃遣百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
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譙昭儀神奪于金馬坊門
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
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頃
其家金帛而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廿
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
西川節度使繼岌皆以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
物而遣之李紹琛劫蜀漢州八日以俟都統
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內
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
牽羊茹壁繩縈首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
岌受璧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向拜
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
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

二百四十九兵二萬鎧仗錢糧金銀繒綵以千
萬計高季興聞當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也之過
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
知其不爲吾福蜀全據閬蜀亡上表稱臣當衞
龐之間爲莞棗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優詔
慰諭之　十一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汭
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
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一今入境
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合
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
其子　閏十一月丁酉詔西川官吏將士并

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共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
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奬任又賜王衍詔
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一
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
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三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
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
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東征恐其爲變不若
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
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

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行僕侯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求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鍇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褒歸蜀者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